



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話說鮑文卿到城北去等人覓孩子學戲走到鼓樓坡上他纔上坡遇着一个人下坡鮑文卿看那人時頭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紬直裰腳下一雙爛紅鞋花白鬍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手裡拏着一張破琴琴上貼着一條白紙紙上寫着四个字道修補樂器鮑文卿趕上幾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會修補樂器的麼那人道正是鮑文卿道如此屈老爹在茶館

坐里當下兩人進了茶館坐下拏了一壺茶來喫著
鮑文卿道老爹尊姓那人道賤姓倪鮑文卿道尊府
在那里那人道遠哩舍下在三牌樓鮑文卿道倪老
爹你這修補樂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得麼倪老爹
道都可以修得的鮑文卿道在下姓鮑舍下住在水
西門原是梨園行業因家裡有幾件樂器壞了要借
重老爹修一修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
還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倪老爹道長兄你共有幾
件樂器鮑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倪老爹道有七

八件就不好拿來還是我到你府上來修罷也不過
一兩日功夫我只擾你一頓早飯晚里還回來家鮑
文卿道這就好了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休要見怪又
道幾時可以屈老爹去倪老爹道明日不得閑後日
來罷當下說定了門口挑了一担茯苓糕來鮑文卿
買了半斤同倪老爹喫了彼此告別鮑文卿道後日
清晨專候老爹倪老爹應諾去了鮑文卿回來和渾
家說下把樂器都揩抹淨了搬出來擺在客座裡到
那日清晨倪老爹來了喫過茶點心拏這樂器修補

修了一回家里兩個學戲的孩子捧出一頓素飯來
鮑文卿陪着倪老爹喫了到下午時候鮑文卿出門
回來向倪老爹道却是怠慢老爹的緊家里沒个好
菜蔬不恭我而今約老爹去酒樓上坐坐這樂器丟
着明日再補罷倪老爹道爲甚麼又要取擾當下兩
人走出來到一个酒樓上揀了一个僻淨座頭坐下
堂官過來問可曾有客倪老爹道沒有客了你這裡
有些甚麼菜走堂的疊着指頭數道肘子句鴨子句
黃悶魚句醉白魚句雜膾句單鷄句白切肚子句生

燻肉句京燻肉句燻肉片句煎肉圓句悶青魚句煮
鱸頭句還有便碟白切肉倪老爹道長兄我們自己
人喫个便碟罷鮑文卿道便碟不恭因叫堂管先拏
賣鴨子來喫酒再燻肉片帶飯來堂管應下去了須
臾捧着一賣鴨子兩壺酒上來鮑文卿起身斟倪老
爹一盃坐下喫酒因問倪老爹道我看老爹像个斯
文人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那倪老爹歎一口氣
道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
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拏不

得輕負不的重一日窮似一日兒女又多只得借這
手藝餬口原是沒奈何的事鮑文卿驚道原來老爹
是學校中人我大胆的狠了請問老爹幾位相公老
太太可是齊眉倪老爹道老妻還在從前倒有六個
小兒而今說不得了鮑文卿道這是甚麼原故倪老
爹說到此處不覺悽然垂下淚來鮑文卿又斟一杯
酒遞與倪老爹說道老爹你在甚心事不妨和在下
說我或者可以替你分憂倪老爹道這話不說罷說
了反要惹你長兄笑鮑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

老爹老爹只管說倪老爹道不瞞你說我是六個兒
子死了一個而今只得第六個小兒子在家里那四
個說着又忍着不說了鮑文卿道那四個怎的倪老
爹被他問急了說道長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
我我不瞞你說那四個兒子我都因沒有的喫用把
他們賣在他州外府去了鮑文卿聽見這句話忍不
住的眼里流下淚來說道這是个可憐了倪老爹垂
淚道豈但那四個賣了這一個小的將來也留不住
也要賣與人去鮑文卿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

的捨得倪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畱他在家跟着餓死不如放他一條生路鮑文卿着實傷感了一會說道這件事我到有個商議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說倪老爹道長兄你有甚麼話只管說有何妨鮑文卿正待要說又忍住道不說罷這話說了恐怕惹老爹怪倪老爹道豈有此理任憑你說甚麼我怎肯怪你鮑文卿道我大胆說了罷倪老爹道你說你說鮑文卿道老爹凡如你要把這小相公賣與人若是賣到他州別府就和那幾個相公一樣不見面了如今我

在下四十多歲生平只得一個女兒並不曾有個兒子你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與老爹我撫養他成人平日逢時遇節可以到老爹家裡來後來老爹事體好了依舊把他送還老爹這可以使得的麼倪老爹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兒子恩星照命我有甚麼不肯但是既過繼與你累你撫養我那里還收得你的銀子鮑文卿道說那里話我一定送過二十兩銀子來說罷彼此又喫了一回會了賬出得店門趁天色

未黑倪老爹回家去了鮑文卿回來把這話向乃眷說了一遍乃眷也歡喜次日倪老爹清早來補樂器會着鮑文卿說昨日商議的話我回去和老妻說老妻也甚是感激如今一言爲定擇个好日就帶小兒來過繼便了鮑文卿大喜自此兩人呼爲親家過了幾日鮑家備了一席酒請倪老爹倪老爹帶了兒子來寫立過繼文書憑着左隣開絨線店張國重右鄰開香蠟店王羽秋兩個鄰居都到了那文書上寫道立過繼文書倪霜峯今將第六子倪廷璽年方一十

六歲因日食無措夫妻商議情愿出繼與鮑文卿名下爲義子改名鮑廷璽此後成人婚娶俱係鮑文卿撫養立嗣承祧兩無異說如有天年不測各聽天命今欲有憑立此過繼文書永遠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過繼文書倪霜峯憑中鄰張國重王羽秋都畫了押鮑文卿拿出二十兩銀子來付與倪老爹去了鮑文卿又謝了衆人自此兩家來往不絕這倪廷璽改名鮑廷璽甚是聰明伶俐鮑文卿因他是正經人家兒子不肯叫他學戲送他讀了兩年書幫

着當家管班到十八歲上倪老爹去世了鮑文卿又
拿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哭
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自
此以後鮑廷璽着實得力他娘說他是螟蛉之子不
疼他只疼的是女兒女婿鮑文卿說他是正經人家
兒女比親生的還疼些每日喫茶喫酒都帶着他在
外攬生意都同着他讓他賺幾個錢添衣帽鞋襪又
心裡算計要替他娶個媳婦那日早上正要帶着鮑
廷璽出門只見門口一個人騎了一匹騾子到門口

下了騾子進來鮑文卿認得是天長縣杜老爺的管
家姓邵的便道邵大爺你幾時過江來的邵管家道
特過江來尋鮑師父鮑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兒子也
作了揖請他坐下拿水來洗臉拿茶來喫喫着問道
我記得你家老太太該在這年把正七十歲想是過
來定戲的你家大老爺在府安邵管家笑道正是爲
此老爺吩咐要定二十本戲鮑師父你家可有班子
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過去鮑文卿道我家現有一
个小班自然該去伺候只不知要幾時動身邵管家

道就在出月動身說罷邵管家叫跟騾的人把行李搬了進來騾子打發回去邵管家在被套內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鮑文卿道這是五十兩定銀鮑師父你且收了其餘的領班子過去再付鄉文收了銀子當晚整治酒席大盤大碗畱邵管家喫了半夜次日邵管家上街去買東西買了四五天僱頭口先過江去了鮑文卿也就收拾帶着鮑文璽領了班子到天長杜府去做戲做了四十多天回來足足賺了一百幾十兩銀子父子兩個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盡那一班十幾個小戲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賞他一件棉袄一雙鞋襪各家父母知道也着實感恩又來謝了鮑文卿鮑文卿仍舊領了班子在南京城裡做戲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戲五更天散了戲戲子和箱都先進城來了他父子兩個在上河澡堂子裡洗了一個澡喫了些茶點心慢慢走回來到家門口鮑文卿道我們不必攏家了內橋有個人家定了明日的戲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銀子秤來當下鮑廷璽跟着兩個人走到坊口只見對面來了一把

儒林外史
黃傘兩對紅黑帽一柄遮陽一頂大轎知道是外府
官過父子兩個站在房簷下看讓那傘和紅黑帽過
去了遮陽到了跟前上寫着安慶府正堂鮑文卿正
仰臉看着遮陽轎子已到那轎子裡面的官看見鮑
文卿喫了一驚鮑文卿回過臉來看那官時原來便
是安東縣向老爺他原來陞了轎子纔過去那官叫
跟轎的青衣人到轎前說了幾句話那青衣人飛跑
到鮑文卿眼前問道太老爺問你可是鮑師父麼鮑
文卿道我便是太老爺可是做過安東縣陞了來的

那人道是太爺公館在貢院門口張家河房裡請鮑
師父在那裡去相會說罷飛跑趕着轎子去了鮑文
卿領着兒子走到貢院前香蠟店裡買了一個手本
上寫門下鮑文卿叩走到張家河房門口知道向太
爺已經回寓了把手本遞與管門的說道有勞太爺
稟聲我是鮑文卿來叩見太老爺門主人接了手本
說道你且伺候着鮑文卿同兒子坐在板櫬上坐了
一會裡面打發小廝出來問道門上的太爺問有個
鮑文卿可曾來門上人道來了有手本在這裡慌忙

傳進手本去只聽得裡面道快請鮑文卿叫兒子在外面候着自己已跟了管門的進去進到河房來向知府已是紗帽便服迎了出來笑着說道我的老友到了鮑文卿跪下磕頭請安向知府雙手扶住說道老友你若只管這樣拘禮我們就難相與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一个橈子上坐了向知府坐下說道文卿自同你別後不覺已是十餘年我如今老了你的鬍子却也白了許多鮑文卿立起來道太老爺高陞小的多不知道不曾聞得大喜向知府道請坐下我告訴你我在安東做了兩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轉了个二府今年纔陞到這里你自從崔大人死後回家來做些什麼事鮑文卿道小的本是戲子出身回家沒有甚事依舊教壹小班子過日向知府道你方纔同走的那少年是誰鮑文卿道那就是小的兒子帶在公館門口不敢進來向知府道爲甚麼不進來叫人快出去請鮑相公進來當下一个小廝領了鮑廷璽進來他父親叫他磕太老爺的頭向知府親手扶起問你今年十幾

歲了鮑廷璽道小的今年十七歲了向知府道好個氣質像正經人家的兒女叫他坐在他父親傍邊向知府道文卿你這令郎也學戲行的營業麼鮑文卿道小的不會教他學戲他念子兩年書而今跟在班裡記賬向知府道這個也好我如今還要到各上司衙門走走你不要去同令郎在我這裡喫了飯我回來還有話替你說說罷換了衣服起身上轎去了鮑文卿同兒子走到管家們房裡管宅門的王老爹本來認得彼此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看見王老爹

的兒子小王已經長到二十多歲滿嘴有鬍子了王老爹極其歡喜鮑文璽拿出一個大紅緞子釘金線的鈔袋來裡頭裝着一錠銀子送與他鮑廷璽作揖謝了坐着說些閑話喫過了飯向知府直到下午纔回來換去了大衣服仍舊坐在河房裡請鮑文卿父子兩個進來坐下說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門去不得和你細談因叫小廝在房裏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他道這是二十兩銀子你且收着我去之後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托與人領着你在半個月內同令

那到我衙門裏來我還有話和你說鮑文卿接着銀子謝了太老爺的賞說道小的總在半個月內領了兒子到太老爺衙門裏來請安當下又畱他喫了酒鮑文卿同兒子回家歇息次早又到公館裏去送了向太爺的行回家同渾家商議把班子暫托與他女婿歸姑爺同教師金次福領着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又買了幾件南京的人事頭繩肥皂之類帶與衙門裡各位管家又過了幾日在水西門搭船到了池口只見又有兩個人搭船船內坐着彼此談及鮑文

卿說要到向太爺衙門裡去的那兩人就是安慶府裡的書辦一路就奉承鮑家父子兩個買酒買肉請他喫着晚上候别的客人睡着了便悄悄向鮑文卿說有一件事只求太爺批一個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兩銀子又有一件事縣裡詳上來只求太爺駁下去這件事竟可以送三百兩你鮑太爺在我們太老爺跟前懇个情罷鮑文卿道不瞞二位老爹說我是一個老戲子乃下賤之人蒙太老爺擡舉叫到衙門裡來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那兩個書

儒林外史
三
辦道鮑太爺你疑惑我這話是說麼慌只要你肯說
這情上岸先兌五百兩銀子與你鮑文卿笑道我若
是歡喜銀子當年在安東縣曾賞過我五百兩銀子
我不敢受自己知道是個窮命須是骨頭裡掙出來
的錢纔做得肉我怎肯瞞着太老爺拿這項錢況且
他若有理斷不肯拿出幾百兩銀人來尋情若是准
了這一邊的情就要叫那邊受屈豈不爽了陰德依
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官連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
自古道公門裡好修行你們伏侍太老爺凡事不可
壞了太老爺清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
幾句說的兩個書辦毛骨悚然一場沒趣扯了一個
淡罷了次日早晨到了安慶宅門上投進手本去向
知府叫將他父子兩人行行李搬在書房裡面住每日
同自己親戚一桌喫飯又拿出許多紬和布來替他
父子兩個裏裏外外做衣裳一日向知府走來書房
坐着問道文卿你令郎可曾做過親事麼鮑文卿道
小的是窮人這件事還做不起向知府道我倒有一
句話若說出來恐怕得罪你這事你若肯相就鬮了

我一個心願鮑文卿道太老爺有甚麼話吩咐小的
怎敢不依向知府道就是我家總管姓王的他有一
個小女兒生得甚是乖巧老妻着實疼愛他帶在房
裡梳頭裹腳都是老妻親手打扮今年十七歲了和
你令郎是同年這姓王的在我家已經三代我把投
身紙都查了賞他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他兒子小
王我又替他買了一個部裡書辦名字五年考滿便
選一個典史雜職你若不棄嫌便把這令郎招給他
做個女婿將來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這

個你可肯麼鮑文卿道太老爺莫大之恩小的知感
不盡只是小的兒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爹可肯要
他做女婿向知府道我替他說了他極歡喜你令郎
的這事不要你費一個錢你只明日拿一個帖子同
姓王的拜一拜一切床帳被褥衣服首飾酒席之費
都是我備辦齊了替他兩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个
現成公公罷了鮑廷璽跪下謝太老爺向知府雙手
扶起來說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將來我還要爲你
的情哩次日鮑文卿拿了帖子拜王老爹王老爹也

儒林外史
回拜了到晚上三更時分忽然撫院一個差官一匹馬同了一位二府擡了轎子一直走上堂來叫請向太爺出來滿衙門的人都慌了說道不好了來摘印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榮華富貴享受不過片時潦倒摧頽波瀾又與多少不知這來的官果然摘印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自科舉之法行天下人無不銳意求取科名其實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過一二人不得手者不稔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賈坐食山空不至於賣兒鬻女者幾希矣倪霜峯云可恨當年誤讀了幾句死書死書二字奇妙得未曾有不但可爲救時之良藥亦可爲醒世之晨鐘也

向太守之謙光鮑文卿之卑下可謂賢主嘉賓矣寫太守之愛文卿父子出於中心之誠而文卿父子一種感激不望報之心又歷歷如見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太守有焉易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文卿有焉

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

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鮑文璽喪父娶妻

說話向知府聽見摘印官來忙將刑名錢穀相公都請到跟前說道諸位先生將房裡各樣稿案查點查點務必必要查細些不可移漏了事說罷開了宅門匆匆出去了出去會見那二府拿出一張牌票來看了附耳低言了幾句二府上轎去了差官還在外候着向太守進來親戚和鮑文卿一齊都迎着問向知府道沒甚事不相干是甯國府知府壞了委我去摘印

當下料理馬夫連夜同差官往甯國去了衙門裡打首飾縫衣服做床帳被褥糊房打點王家女兒招女婿忙了幾日向知府回來了擇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衙門外傳了一班鼓手兩個儂相進來鮑文璽插着花披着紅身穿紬緞衣服腳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親吹打着迎過那邊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着補服出來陪妹婿喫過三遍茶請進洞房裡和新娘交拜合巹不必細說次日清早出來拜見老爺夫人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兩套衣服衙裡擺了三天

喜酒無一個人不喫到滿月之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鮑廷璽親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路纔回來自此以後鮑廷璽在衙門裡只如在雲端裡過日子看看過了新年開了印各縣送童生來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向鮑文卿父子兩個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這些小廝們若帶去巡視他們就要作弊你父子兩個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顧幾天鮑文卿領了命父子兩個在察院裡巡場查號安慶七學共考三場見那些童生

儒林外史
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爲到了搶粉湯包子的伺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墻跟前把土墻挖个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採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相公你一個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裡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个童生送進號去考事已畢發出案來懷甯縣的案首叫做

季桂他父親是个武兩榜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在家候選守備發案過了幾日季守備進來拜謝向知府設席相留席擺在書房裡叫鮑文卿同着出來坐坐當下季守備首席向知府主位鮑文卿坐在橫頭季守備道老公祖這一番考試至公至明合府無人不服向知府道年先生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疎了到是前日考場裡虧我這鮑朋友在彼巡場還不會有甚麼弊竇此時季守備纔曉得這人姓鮑後來漸漸說到他是一个老梨園腳色季守備臉上不覺就

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這鮑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倒頗頗多君子之行因將他生平的好處說了一番季守備也就肅然起敬酒罷辭了出來過三四日倒把鮑文卿請到他家裏喫了一餐酒考案首的兒子季萑也出來陪坐鮑文卿見他是一個美貌少年便問少爺尊號季守備道他號叫做葦

簫當下喫完了酒鮑文卿辭了回來向向知府着實稱贊這季少爺好個相貌將來不可限量又過了幾個月那王家女兒懷着身了要分娩不想養不下來死了鮑文卿父子兩個慟哭向太守到反勸道也罷這是他各人的壽數你們不必悲傷了你小小年紀我將來少不的再替你娶個媳婦你們若只管哭時惹得夫人心裏越發不好過了鮑文卿也吩咐兒子叫不要只管哭但他自己也添了個痰火疾不時舉動動不動就要咳嗽半夜意思要辭了向太爺回家

去又不敢說出來恰好向太爺陞了福建汀漳道鮑文卿向向太守道太老爺又恭喜高陞小的本該跟隨太老爺去怎奈小的老了又得了病在身上小的而今叩辭了太老爺回南京去丟下兒子跟着太老爺伏侍罷向太守道老友這樣遠路路上又不好走你年紀老了我也不肯拉你去你的兒子你畱在身邊奉侍你我帶他去做甚麼我如今就要進京陞見我先送你回南京去我自自道理次日封出一千兩銀子叫小廝捧着拿到書房裡來說道文卿你在我這裡一年多並不曾見你說過半個字的人情我替你娶個媳婦又沒命死了我心裡着實過意不去而今這一千兩銀子送與你你拿回家去置些產業娶一房媳婦養老送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來再接你相會鮑文卿又不肯受向道臺道而今不比當初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窮在這一千兩銀子你若不受把我當做甚麼人鮑文卿不敢違拗方纔磕頭謝了向道臺吩咐叫了一隻大船備酒替他餞行自己送出宅門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洒淚告辭向道臺也

揮淚和他分手鮑文卿父子兩個帶着銀子一路來到南京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舉家感激鮑文卿扶着病出去尋人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兩副行頭租與兩個戲班子穿着剩下的家裡盤纏又過了幾個月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臥床不起自己知道不好了那日把渾家兒子女兒女婿都叫在跟前吩咐你們同心同意好好過日子不必等我滿服就娶一房媳婦進來要緊說罷瞑目而逝閤家慟哭料理後事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間開了幾日喪四個總寓的戲子都來弔孝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擇个日子出殯只是没人題銘旌正在躊躇只見一个青衣人飛跑來了問道這裡可是鮑老爹家鮑廷璽道便是你是那裡來的那人道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爺來了轎子已到了門前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穿上青衣到大門外去跪接向道臺下了轎看見門上貼着白問道你父親已是死了鮑廷璽哭着應道小的父親死了向道臺道沒了幾時了鮑廷璽道明日就是四七向道臺道我陞見回來

從這裡過正要會會你父親不想已做故人你引我到柩前去鮑廷璽哭着跪辭向道臺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上了一炷香作了四个揖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謝了向道臺走到廳上問道你父親幾時出殯鮑廷璽道擇在出月初八日向道臺道誰人題的銘旌鮑廷璽道小的和人商議說銘旌上不好寫向道臺道有甚麼不好寫取紙筆過來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向道臺取筆在手寫道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賜進士

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寫完遞與他道你就照着這個送到亭彩店內去做又說道我明早就要開船了還有些少助喪之費今晚送來與你說罷喫了一杯茶上轎去了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叩謝過了太老爺回來晚上向道臺又打發一个管家拿着一百兩銀子送到鮑家那管家茶也不曾吃匆匆回船去了這裡到出月初八日做了銘旌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鮑老爹出殯一直出到南門外同行的人都出來送殯在南門外酒樓

上擺了幾十桌齋喪事已畢過了半年有餘一日金次福走來請鮑老太太說話鮑廷璽就請了在堂屋裡坐着進去和母親說了鮑老太太走了出來說道金師父許久不見今日甚麼風吹到此金次福道正是好久不會來看老太太在家享福你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着了老太太道因爲班子在城裡做戲生意行得細如今換了一個文元班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在盱眙天長這一帶走他那裡鄉紳財主多還賺的幾个大錢金次福道這樣你老人家更要發

財了當下喫了一杯茶金次福道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成你家庭璽娶過來到又可以發个大財鮑老太太道是那一家的女兒金次福道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起初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的王三胖不到一年光景王三胖就死了這堂客纔得二十一歲出奇的人才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因他年紀小又沒兒女所以娘家主張着嫁人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大床一張涼床一張四箱四櫥箱子裡的衣裳盛的滿滿的手

也插不下去金手鐲有兩三付赤金冠子兩頂真珠寶石不計其數還有兩個丫頭一個叫做荷花一個叫做採蓮都跟着嫁了來你若娶了他與廷璽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這是極好的事一番話說得老太滿心歡喜向他說道金師夫費你的心我還要托我家姑爺出去訪訪訪的確了來尋你老人家做媒金次福道這是不訪的也罷訪訪也好我再來討回信說罷去了鮑廷璽送他出去到晚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老太一五一十把這些話告訴他托他出去

訪歸姑爺又問老太要了幾十個錢帶着明日早上去喫茶次日走到一個做媒的沈天孚家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個媒婆有名的沈大腳歸姑爺到沈天孚家拉出沈天孚來在茶館裡喫茶就問起這頭親事沈天孚道哦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他的故事長着哩你買幾個燒餅來等我喫飽了和你說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個燒餅拿進茶館來同他喫着說道你說這故事罷沈天孚道慢些待我喫完了說當下把燒餅喫完了說道你問這個人怎的莫不是那

家要娶他這個堂客是娶不得的若娶進門就要一
把天火歸姑爺道這是怎的沈天孚道他原是跟布
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偏頭死了他跟着哥們過日
子他哥不成人賭錢喫酒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
因他有幾分顏色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橋來家
做小他做小不安本分人叫他新娘就他要罵要人
稱呼他是太太被大娘子知道一頓嘴巴子趕了出
來復後嫁了王三胖王三胖是一個候選州同他真
正是太太了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把大猷的兒子

媳婦一天要罵三場家人婆娘兩天要打八頓這些
人都恨如頭醋想不到一年三胖死了兒子疑惑
三胖的東西都在他手裡那日進房來搜家人婆娘
又幫着圖出氣這堂客有見識預先把一匣子金珠
首飾一總倒在馬桶裡那些人在房裡搜了一遍搜
不出來又搜太太身上也搜不出銀錢來他借此就
大哭大喊喊到上元縣堂上去了出首兒子上元縣
傳齊了審把兒子責罰了一頓又勸他道你也是嫁
過了兩個丈夫的了還守甚麼節看這光景兒子也

不能和你一處同住不如叫他分個產業給你另在一處你守着也由你你再嫁也由你當下處斷出來他另分幾間房子在胭脂巷住就爲這胡七喇子的名聲沒有人敢惹他這事有七八年了他怕不也有三十五六歲他對人日說二十一歲歸姑爺道他手頭有于把銀子的話可是有的沈天孚道大約這幾年也花費了他的金珠首飾錦緞衣服也還值五六百銀子這是有的歸姑爺心裡想道果然有五六百銀子我丈母心裡也歡喜了若說女人會織潑我那怕磨死倪家這小孩子因向沈天孚道天老這要娶他的人就是我丈人抱養這小孩子這親事是他家教師金次福來說的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喇子替他撮合成了自然重重的得他幾個媒錢你爲甚麼不做沈天孚道這有何難我到家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說管包成就只是謝媒錢在你歸姑爺道這自然我且去罷再來討你的回信當下付了茶錢出門來彼此散了沈天孚回家來和沈大腳說沈大腳搖著頭道天老爺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他又要是

金官又要錢又要人物齊整又要上無公婆下無
小叔姑子他每日睡到日中纔起來橫草不拿豎草
不拈每日要喫八分銀子藥他又不喫大葷頭一日
要鴨子第二日要魚第三日要菱兒菜鮮笋做湯閑
着沒事還要橘餅圓眼蓮米搭嘴酒量又大每晚要
炸麻雀鹽水蝦吃三觔百花酒上床睡下兩個了頭
輪流着捶腿捶到四更鼓盡纔歇我方纔聽見你說
的是個戲子家戲子家有多大湯水弄這位奶奶家
去沈天孚道你替他架些空罷了沈大腳商議道我

如今把這做戲子的話藏起不要說也並不必說他
家弄行頭只說他是個舉人不日就要做官家裡又
開着字號店廣有田地這個說法好麼沈天孚道最
好最好你就這麼說去當下沈大腳喫了飯一直走
到胭脂巷敲開了門了頭荷花迎着出來問你是那
裡來的沈大腳道這裡可是王太太家荷花道便是
你有甚麼話說沈大腳道我是替王太太講喜事的
荷花道請在堂屋裡坐太太纔起來還不曾停當沈
大腳說道我在堂屋裡坐怎的我就進房裏去見太

太當下揭開門簾進房只見王太太坐在床沿上裹腳採蓮在傍邊捧着鑿盒子王太太見他進來曉得他爲媒婆就叫他坐下叫拿茶與他喫看着太太兩隻腳足足裹了有三頓飯時纔裹完了又慢慢梳頭洗臉穿衣服直弄到日頭趨西纔清白因問道你貴姓有甚麼話來說沈大腳道我姓沈因有一頭親事來效勞將來好喫太太喜酒王太太道是個甚麼人家沈大腳道是我門這水西門大街上鮑府上人都叫他鮑舉人家家裡廣有田地又開着字號店足足有千萬貫家私本人二十三歲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兒女要娶一個賢慧太太當家久已說在我肚裡了我想這個人家除非是你這位太太纔去得所以大膽來說王太太道這舉人是他家甚麼人沈大腳道就是這要娶親的老爺了他家那還有第二個王太太道是文舉武舉沈大腳道他是个武舉扯的動十個力氣的弓端的起三伯筋的制子好不有力氣王太太道沈媽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見過大事的不比別人想着一初到王府上纔滿了月就替大女兒送

親送到孫鄉紳家那孫鄉紳家三間大厰廳點了百
十枝大蠟燭擺着糖斗糖仙喫一看二眼觀三的席
戲子細吹細打把我迎了進去孫家老太太戴着鳳
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間臉朝下坐了我
頭上戴着黃豆大珍珠的拖掛把臉都遮滿了一邊
一個丫頭拿手替我分開了纔露出嘴來喫他的蜜
餞茶唱了一夜戲喫了一夜酒第二日回家跟了去
的四个家人婆娘把我白綾織金裙子上弄了一點
灰我要把他一个个都處死了他四个一齊走進來

跪在房裡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通撲通的响我還
不開恩饒他哩沈媽你替我說這事須要十分的實
若有半些差池我手裡不能輕輕的放過了你沈大
腳道這個何消說我從來是一點水一個泡的人比
不得媒人嘴若扯了一字謊明日太太訪出來我自
己把這兩個臉巴子送來給太太掌嘴王太太道果
然如此好了你到那人家說去我等你回信當下包
了幾十個錢又包了些黑棗青餅之類叫他帶回去
與娃娃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忠厚子弟成就了惡

姻緣骨肉分張又遇着親兄弟不知這親事說成否
且聽下回分解

前半寫向觀察哭友堂皇鄭重可歌可泣乃顏魯
公作書筆力直欲透過紙背

金次福初來說親其於王太太蓋略得其概故但
能其言奩資之厚箱籠之多蓋此事已七八年而
次福新近始知之其意不過憇息成局以圖酒食
而已本無他想沈天孚卽能知其根柢是以歷歷
言之然猶是外象三爻至沈大腳然後識真性情

舉動和盤托出作三段描寫有前有後有詳有略
用意之新穎措辭之峭拔非惟裨官中無此筆伏
求之古名人紀載文字亦無此奇妙也

沈大腳生花之口不由太太不墮術中觀後文杜
慎卿江郡納姬而沈大腳又換一番詞語令慎卿
不得不墮術中如讀長短書那得不拍案叫絕

王太太未嘗見而已將他之性情舉動一一描摹
盡致試思如此一個人而鮑廷璽竟娶他來家將
何以處之閱者且掩卷細思此後當用何等筆墨

不幾何思路皆窮觀後文娶進門來許多疙搭事
真非錦綉之心不能布置然後嘆服作者才力之
大

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

儒林外史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璽兄弟相逢

話說沈大腳問定了王太太的話回家向丈夫說了
次日歸姑爺來討信沈天孚如此這般告訴他說我
家堂客過去着實講了一番這堂客已是千肯萬肯
但我說明了他家是沒有公婆的不要叫鮑老太自
己來下插定到明日拏四樣首飾來仍蕭叫我客堂
家送與他擇个日子就擡人便了歸姑爺聽了這話
回家去告訴丈母說這堂客手裏有幾百兩銀子的

話是真的只是性子不好些會欺負丈夫這是他兩
口子的事我們管他怎的鮑老太道這管他怎的現
今這小廝傲頭傲腦也要娶個辣燥些的媳婦來制
着他纔好老太主張着要娶這堂客隨即叫了鮑廷
璽來叫他去請沈天孚金次福兩個人來爲媒鮑廷
璽道我們小戶人家只是娶個窮人家女兒做媳婦
好這樣堂客要了家來恐怕洶氣被他媽一頓臭罵
道倒運的奴才沒福氣的奴才你到底是那窮人家
的根子開口就說要窮將來少不的要窮斷你的筋

像他有許多廂籠娶進來擺擺房也是熱鬧的你這
奴才知道甚麼罵的鮑廷璽不敢回言只得央及歸
姑爺同着去拜媒人歸姑爺道像娘這樣費心還不
討他說個是只要揀精揀肥我也犯不着要効他這
個勞老太又把姑爺說了一番道他不知道好反姐
夫不必計較他姑爺方才肯同他去拜了兩個媒人
次日備了一席酒請媒鮑廷璽有生意領着班子出
去做戲了就是姑爺作陪客老太家里拏出四樣金
首飾四樣銀首飾來還是他前頭王氏娘子的交與

沈天孚去下插定沈天孚又賺了他四樣只拏四樣首飾叫沈大腳去下插定那里接了擇定十月十三日過門到十二日把那四廂四櫥和盆桶錫器兩張大床先搬了來兩個了頭坐轎子跟着到了鮑家看見老太太也不曉得是他家甚麼人又不好問只得在房里鋪設齊整就在房里坐着明早歸家大姑娘坐轎子來這里請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錢麻子的老婆兩個攬親到晚一乘轎子四對燈籠火把娶進門來進房撒帳說四言八句拜花燭喫交杯盞不必細說五更鼓出來拜堂聽見說有婆婆就惹了一肚氣出來使性攢氣磕了幾個頭也沒有茶也沒有鞋拜畢就往房里去了了頭一會出來要雨水煨茶與太太噓一會出來叫拏炭燒着了進去與太太添着燒速香一會出來到櫥下叫厨子蒸點心做揚拏進房來與太太喫兩個了頭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後的走叫的太太一片聲响鮑老太聽見道在我這里叫甚麼太太連奶奶也叫不的只好叫个相公娘罷了了頭走進房去把這話對太太說了太太就氣了个發

昏到第三日鮑家請了許多的戲子的老婆來做朝
南京的風俗但凡新媳婦進門三天就要到厨下去
收拾一樣菜發个利市這菜一定是魚取富貴有餘
的意思當下鮑家買了一尾魚燒起鍋請相公娘上
鍋王太太不孚坐着不動錢麻子的老婆走進房來
道這使不得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婦這些規矩是要
還他的太太忍氣吞聲脫了錦緞衣服繫上圍裙走
到厨下把魚接在手內拏刀刮了三四刮拎着尾把
望滾湯鍋里一攢錢麻子老婆正站在鍋拍傍邊看
他收拾魚被他這一攢便濺了一臉的熱水連一件
二色金的緞衫子都弄濕了唬了一跳走過來道這
是怎說忙取出一个汗巾子來揩臉王太太丢了刀
骨都着嘴往房里去了當晚堂客上席他也不曾出
來坐到第四日鮑廷璽領班子出去做夜戲進房來
穿衣服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
並無紗帽心里疑惑他不像个舉人這日見他戴帽
子出去問道這晚間你往那里去鮑廷璽道我做生
意去說着就去了太太心裏越發疑惑他做甚麼生

意又想道想是在字號店里算帳一直等到五更鼓
天亮他纔回來太太問道你在字號店裡算帳爲甚
麼算了這一夜鮑廷璽道甚麼字號店我是戲班子
裡管班的領著戲子去做夜戲纔回來太太不聽見
這一句話罷了聽了這一句話怒氣攻心大叫一聲
望後便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鮑廷璽慌了忙叫兩
个丫頭拏薑湯灌了半日灌醒過來大哭大喊滿地
亂滾滾散頭髮一會又要扒到床頂上去大聲哭着
唱起曲子來原來氣成了一個失心瘋唬的鮑老太
同大姑娘都跑進來看看了這般模樣又好惱又好
笑正鬧着沈大腳手里拏着兩包點心走到房里來
賀喜纔走進房太太一眼看見上前就一把揪住把
他揪到馬子跟前揭開馬子瓜子一把屎尿抹了他
一臉一嘴沈大腳滿鼻子都塞滿了臭氣衆人來扯
開了沈大腳走出堂屋里又被鮑老太指着臉罵了
一頓沈大腳沒情沒趣只得討些水洗了臉悄悄的
出了門回去了這里請了醫生來醫生說這是一肚
子的痰正氣又虛要用大參琥珀每劑藥要五錢銀

子自此以後一連害了兩年把些衣服首飾都花費
完了兩個丫頭也賣了歸姑爺同大姑娘和老太太商
議道他本是螟蛉之子又沒中用而今又弄了這個
瘋女人來在家鬧到這個田地將來我們這房子和
本錢還不够他吃人參琥珀吃光了這個如何來得
不如趁此時將他趕出去離門離戶我們纔得乾淨
一家一計過日子鮑老太聽信了女兒女婿的話要
把他兩口子趕出去鮑廷璽慌了去求鄰居王羽秋
張國重來說張國重王羽秋走過來說道老太太這使
不得他是你老爹在時抱養他的況且又幫着老爹
做了這些年生意如何趕得他出去老太太把他怎樣
不孝媳婦怎樣不賢着實數說了一遍說道我是斷
斷不能要他的了他若要在這里我只好帶着女兒
女婿搬出去讓他當下兩人講不過老太太只得說道
就是老太要趕他出去也分些本錢與他做生意叫
他兩口了光光的怎樣出去過日子老太太道他當日
來的時候只得頭上幾莖黃毛身上還是光光的而
今我養活的他恁大又替他娶過兩回親況目他那

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他不能補報我罷了我還有甚麼貼他那兩人道雖如此說恩從上流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說來說去說的老太轉了口許給他二十兩銀子自己去住鮑廷璽接了銀子哭哭啼啼不日搬了出來在王羽秋店後借一間屋居住只得這二十兩銀子要團班子弄行頭是弄不起要想做个别的小生意又不在行只好坐吃山空把這二十兩銀子吃的將光太太的人參琥珀藥也沒得吃了病也不大發了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咒

罵非止一口那一日鮑廷璽街上走走回來王羽秋迎着問道你當初有個令兄在蘇州麼鮑廷璽道我老爹只得我一个兒子並沒有哥哥王羽秋道不是鮑家的是你那三牌樓倪家的鮑廷璽道倪家雖有幾個哥哥聽見說都是我老爹自小賣出去了後來一總都不知個下落却也不會聽見是在蘇州王羽秋道方才有一個人一路我來我在隔壁鮑老太太說倪大太爺我倪大太爺的鮑老太太不招應那人就問在我這裏我就想到你身上你當初在倪家可是第

六鮑廷璽道我正是第六王羽秋道那人我不到又到那邊我去了他少不得還我了回來你在我店里坐了候着少頃只見那人又來我問王羽秋道這便是你六爺倪我他怎的鮑廷璽道你是那里來的是那個要我我那人在腰裏拿出一個紅紙帖子來遞與鮑廷璽看鮑廷璽接着只見上寫道水西門鮑文卿老爹家過繼的兒子鮑廷璽本名倪廷璽乃父親倪霜降第六子是我的同胞的兄弟我叫作倪廷珠我着是我的兄弟就同他到公館里來相會要緊要

緊鮑廷璽道這是了一點也不錯你是甚麼人那人道我是跟大大爺的叫作阿三鮑廷璽道大大爺在那裏阿三道大大爺現在蘇州撫院衙門里做相公每年一千兩銀子而今現在大大爺公館裏既是大大爺就請同小的到公館裏和大大爺相會鮑廷璽喜從天降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橋撫院公館前阿三道大大爺請到河底下茶館裏坐着我去請大大爺來會一直去了鮑廷璽自己坐着坐了一會只見阿三跟了一個人進來頭戴方巾身穿醫色緞直

襪腳下粉底皂靴三縉髭鬚有五十歲光景那人走進茶館阿三指道便是六太爺了鮑廷璽忙走上前那人一把拉住道你便是我六兄弟了鮑廷璽道你便是我大哥哥兩抱頭大哭哭了一場坐下倪廷珠道兄弟自從你過繼在鮑老爹家我在京裏全然不知道我自從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學會了這個幕道在各衙里做館在各省我尋那幾個弟兄都不曾我的着五年前我同一位知縣到廣東赴任去在三牌樓我着一個舊時老鄰居問纔曉得你過繼在鮑家

了父母俱已去世了說着又哭起來鮑廷璽道我而今鮑門的事倪廷珠道兄弟倪且等我說完了我這幾年虧遭際了這位姬大人賓主相得每年送我束修一千兩銀子那幾年在山東今年調在蘇州來做巡撫這是故鄉了我所以着緊來我賢弟我着賢弟時我把歷年節省的幾兩銀子拏出來弄一所房子將來把你嫂子也從京裏接到南京來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兄弟你自然是娶過弟媳的了鮑廷璽道大哥在上便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怎樣蒙鮑

老爹恩養怎樣在向太爺衙門里招親怎樣前妻王氏死了又娶了這個女人而今怎樣怎樣被鮑老太趕出來了都說了一遍倪廷珠道這個不妨而今弟婦現在那里鮑廷璽道現在鮑老爹隔壁一個人家借着住倪廷珠道我且和你同到家裡去看看我再作道理當下會了茶錢一同走到王羽秋店里王羽秋也見了禮鮑廷璽請他在後面王太太拜見大伯此時衣服首飾都沒有了只穿着家常打扮倪廷珠荷包裡拏出四兩銀子來送與弟婦做拜見禮王太太

看見有這一個體面大伯不覺憂愁減了一半自己捧茶上來鮑廷璽接着送與大哥倪廷珠吃了一杯茶說道兄弟我且暫回公館裡去我就回來和你說話你在家等着我說罷去了鮑廷仁在家和太太商議少刻大哥來我們須備個酒飯候着如今買一隻板鴨和幾斤肉再買一尾魚來托王羽秋老爹來收拾做个四樣纔好王太太說呸你這死不見識面的貨他一個撫院衙門裡住着的人他沒有見過板鴨和肉他自然是吃了飯纔來他希罕你這樣東西

吃如今快秤三錢六分銀子到果子店里裝十六個
細巧圍碟子來打幾斤陳百花酒候着他纔是個道
理鮑廷璽道太太說的是當下秤了銀子把酒和碟
子都備齊捧了來家到晚果然一乘轎子兩個巡撫
部院的燈籠阿三跟着他哥來了倪廷珠下了轎進
來說道兄弟我這寓處沒有甚麼只帶的七十多兩
銀子叫阿三在轎櫃里拏出來一包一包交與鮑廷
璽道這個你且收着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蘇州
去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價銀或是二百兩三百兩

都可以你同弟婦搬進去住着你就收拾到蘇州衙
門裡來我和姬大人說把今年束修一千兩銀子都
支了與你拏到南京來做个本錢或是買些房產過
日當下鮑廷璽收了銀子留着他哥吃酒吃着說一
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說着又哭哭着又說直
吃到二更多天方纔去了鮑廷璽次日同王羽秋商
議叫了房牙子來要當房子自此家門口人都曉的
倪大老爺來找兄弟現在撫院大老爺衙門裡都稱
呼鮑廷璽是倪大老爺太太是不消說又過了半个

月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在下浮橋施家巷三間門面一路四進是施御史家的施御史不在家着典與人住價銀二百二十兩成了議約付押議銀二十兩擇了日子搬進去再兌銀子搬家那日兩邊鄰居都送着盒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分子鮑廷璽請了兩日酒又替太太贖了些頭面衣服太太身子裡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來隔幾日要請個醫生要吃八分銀子的藥那幾十兩銀子漸漸要完了鮑廷璽收拾要到蘇州尋他大哥去上了蘇州船那日風不順

船家盪在江北走了一夜到了儀徵舡住在黃泥灘風更大過不得江鮑廷璽走上岸要買個茶點心吃忽然遇見一個少年人頭戴方巾身穿玉色紬直裰腳下大紅鞋那少年把鮑廷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問道不是鮑姑爺老爺麼鮑廷璽驚道在下姓鮑相公尊姓大名怎樣這樣稱呼那少年道倪可是安慶府向太爺衙門裡王老爹的女婿鮑廷璽道我便是相公怎的知道那少年道我便是王老爹的孫女婿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麼鮑廷璽笑道這是

怎麼說且請相公到茶館坐坐當下兩人走進茶館
拏上茶來儀徵有的是肉包子裝上一盤來吃着鮑
廷璽問道相公尊姓那少年道我姓季姑老爹倪認
不得我我在府裡考童生看見你巡場我就認得了
後來你家老爹還在我家吃過了酒這些事你難道
都記不的了鮑廷璽道你原來是季老太爺府裡的
季少爺你卻因甚麼做了這門親季葦蕭道自從向
太爺陞任去後王老爹不會跟了去就在安慶住着
後來我家岳選子典史安慶的鄉紳人家因他老人
家爲人盛德所以同他來往起來我家就結了這門
親鮑廷璽道這也極好你們太老爺在家好麼季葦
蕭道先君見背已三年多了鮑廷璽道姑爺你卻爲
甚麼在這裡季葦蕭道我因鹽運司荀夫人是先君
文武同年我故此來看看年伯姑老爺你却往那裡
去鮑廷璽說我道蘇州去看一個親戚季葦蕭道幾
時纔得回來鮑廷璽道大約也得二十多日季葦蕭
道若回來無事到揚州來頑頑若到揚州只在道門
口門簿上一查便知道我的下處我那時做東請姑

老爹鮑廷璽道這个一定來奉候說罷彼此分別走了鮑廷璽上了船一直來到蘇州纔來闖門上岸劈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廝阿三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榮華富貴依然一旦成空奔走道途又得無端聚會畢竟阿三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太太進門斷無安然無事之理然畢竟從何處寫起直是難以措筆卻於新婦禮節上生波乃覺近情着理不枝不蔓正鬧着忽見沈大腳來塗以一臉臭屎令聞者絕倒使拙筆爲之必無此生龍活虎之妙古人云眼前有景道不出正此謂也

太太窮了身子便覺康健病也不大發纔遇見體面大伯得銀七十兩身子又覺得啾啾唧唧每日裏喫八分銀子的藥天下婦人大約如此

老太與歸姑爺視鮑廷璽毫末不關痛癢字字寫入骨髓

倪廷珠忽然從天掉下叨叨絮絮叙說父子兄弟別離之苦至性感人沁入心肺此是極

有功世道文字以下便要丟却鮑廷璽換一副筆

墨去寫三杜其線索全在季葦蕭今即於江岸上
偶然遇見兎起鵲落真有成軸在曾

儒林外史第二十七回

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話說鮑廷璽走到閩門遇見跟他哥的小廝阿三阿

三前走後面跟了一個閑漢挑了一担東西是些三

牲和些銀綻紙馬之類鮑廷璽道阿三倪太太爺在

衙門裡麼倪這些東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裡去阿

三道六太爺來了太太爺自從南京回來進了大老

爺衙門打發人上京接太太去去的人回說太太已

於前月去世太太爺着了這一急得了重病不多幾

日就歸天了。大太爺的靈柩現在城外厝着小的便搬在飯店裡住。今日是大太爺頭七小的送這三牲紙馬到墳上燒紙去。鮑廷璽聽了這話兩眼大睜着話也說不出來。慌問道怎麼說大太爺死了。阿三道是大太爺去世了。鮑廷璽哭倒在地。阿三扶了起來當下不進城了。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擺下牲醴。澆奠了酒。焚起紙錢。哭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兄弟來遲一步就不能再見大哥。一面說罷又慟哭了一場。阿三勸了回來在飯店裡住。下次日鮑廷璽

將自己盤纏又買了一副牲醴紙錢去上了哥哥墳。回來連連在飯店裡住了几天。盤纏也用盡了。阿三也辭了他往別處去了。思量沒有主意只得把新做來的一件見撫院的紬直裰當了兩把銀子。且到揚州尋尋季姑爺再處當下搭船一直來到揚州往道門口去問季葦蕭的下處。門簿上寫著寓在興教寺。忙找到興教寺和尚道季相公麼。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親。你到那里去尋鮑廷璽。一直找到尤家見那家門口掛着彩子三間。厰廳坐了

一廡廳的客正中書案上點着兩枝通紅的蠟燭中間懸著一軸百子圖的畫兩邊帖著硃箋紙的對聯上寫道清風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季葦蕭戴著新方巾穿著銀紅紬直裰在那裡陪客見了鮑廷璽進來嚇了一跳同他作了揖請他坐下說道姑老爺纔從蘇州回來的鮑廷璽道正是恰又遇著姑爺恭喜我來吃喜酒坐上的客問此位尊姓季葦蕭代答道這舍親姓鮑是我的賤內的姑爺是小弟的姑丈人眾人道原來是姑太爺失敬失敬鮑廷璽問

各位太爺尊姓季葦蕭指著上首席坐的兩位道這位是辛東之先生這位是金寓劉先生這位是揚州大名士作詩的從古也沒有這好的又且書法絕妙天下沒有第三個說罷擺上飯來二位先生首席鮑廷璽三席還有幾個人都是尤家親戚坐了一卓子吃過了飯那些親戚們同季葦蕭裡面料理事去了鮑廷璽坐着同那兩位先生攀談辛先生道揚州這些有錢的鹽販子其寔可惡就如河下興盛旂馮家他有十幾萬銀子他從徽州請了我出來住在他家

我說你要爲我的情就一總送我二三千銀子他竟一毛不拔我後來向人說馮家他這銀子該給我的他將來死的時候這十萬銀子一個錢也帶不去到陰司裡是個窮鬼閻王要蓋森羅寶殿這四個字的匾少不的是請我寫至少也得送我一萬銀子我那時就把幾千與他用用也不可如何必如此計較說罷笑了金先生道這話一絲也不錯前日不多時河下方家來請我寫一副對聯共是二十二个字他叫小廝送了八十兩銀子來謝我我叫他小廝到跟

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爺說金老爺的字是在京師王爺府裡品過價錢的小字是一兩一个大字十兩一个我道二十二个字平賣平賣時價值二百二十兩銀子你若是一百一十九兩九錢也不必來取對聯那小廝回家去說了方家這畜生賣弄有錢竟坐了轎子到我下處來把二百二十兩銀子與我我把對聯遞與看他兩手把把對聯扯碎了我登時大怒把這銀子打開一總都攢在街上給那些挑鹽的拾糞的去了列位你說這樣小人豈不可惡止說

着季葦蕭走了出來笑說道你們在這裡講鹽豸子
的故事我近日聽見說揚州是六精辛東之道是五
精罷了那里六精季葦蕭道是六精的狠我說與你
聽他轎裡是坐的債精擡轎的是牛精跟轎的是屎
精看門的是謊精家裡藏着的是妖精這是五精了
而今時作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中間定是一
个水晶結子合起來是六精說罷一齊笑了捧上麵
來吃四人吃着鮑廷璽問道我聽見說鹽務裡這些
有錢的到麵店裡八分一碗的麵只呷一口湯就拿

下去賞與轎夫吃這話可是有的麼辛先生道怎麼
不是有的金先生道他那裡當真吃不下他本是在
家裡泡了一碗鍋巴吃了纔到麵店去的當下說着
笑話天色晚了下來裡面吹打着引季葦蕭進了洞
房家人上席吃酒吃罷各散鮑廷璽仍舊到鈔關飯
店住了了一夜次日來賀喜看新人看罷出來坐在
轎上鮑廷璽悄悄問季葦蕭道姑爺你前面的姑奶
奶不會聽見怎的你怎麼又做這件事季葦蕭指着
對聯與他看道你不見才子佳人信有之我們風流

人物只要才子佳人會合一房兩房何足爲奇鮑廷璽道這也罷子你這些費用是那裡來的季葦蕭道我一到揚州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兩銀子又把我在瓜洲管關稅只怕還要在這裡過幾年所以又娶一個親姑老爺你幾時回南京去鮑廷璽道姑爺不瞞你說我在蘇州去投奔一個親戚投不着來到這裡而今並沒有盤纏回南京季葦蕭道這個容易我如今送幾錢銀子與姑老爺做盤費還要托姑老爺帶一個書子到南京去正說着只見那辛先生金先生和一個道士又有一个人一齊來吵房季葦蕭讓了進去新房裡吵了一會出來坐下辛先生指着這兩位向季葦蕭道這位道友尊姓來號霞士也是我們揚州詩人這位是蕪湖郭鐵筆先生鐫的圖書最妙今日也趁着喜事來奉訪季葦蕭問了二位的下處說道卽日來答拜辛先生和金先生道這位令親鮑老爹前日聽說尊府是南京的却幾時回南京去季葦蕭道也就在這一兩日問那兩位先生道這等我們不能同行了我們同在這個俗地方人不

知道敬重將來也要到南京去說了一會話四人作別去了鮑廷璽問道姑爺你帶書子到南京與那一位朋友季葦蕭道他也是我們安慶人也姓季叫作季恬逸和我同姓不宗前日同我一路出來的我如那在這裡不得回去他是沒用的人寄个字叫他回家鮑廷璽道姑爺你這字可曾寫下季葦蕭道不曾寫下我今晚寫了姑老爹明日來取這字和盤纏後日起身去罷鮑廷璽應諾去了當晚季葦蕭寫了字封下五錢銀子等鮑廷璽次日來拏次日早晨一个人坐了轎子來拜傳進帖子上寫年家眷同學弟宗姪頓首拜季葦蕭迎了出去見那人方巾潤服古貌古心進來坐下季葦蕭動問仙鄉尊字那人道賤字穆菴做處湖廣一向在京同謝茂秦先生館於趙王家裡因反舍走走在這裡路過聞知大名特來進謁有一个小照行樂求大筆一題將來還要帶到南京去徧請諸名公題詠季葦蕭道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小弟獻醜真是弄斧班門了說罷吃了茶打恭上轎而去恰好鮑廷璽走來取了書子和盤纏謝了季葦

蕭季葦蕭向他說姑老爹到南京千萬尋到狀元境勸我那朋友季恬逸回去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的死人的萬不可久住說畢送了出來鮑廷璽拏着這幾錢銀子搭了船回到南京進了家門把這些苦處告訴太太一徧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施御朱又來催他兌房價他没銀子兌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這二十兩押議的銀子做了干罰没處存身太太只得在内橋娘家胡姓借了一間房子搬進去住着住了幾日鮑廷璽拏着書子尋到狀元境尋着了季恬逸

季恬逸接書看了請他吃了一壺茶說道有勞鮑老爹這些話我都知道鮑廷璽別過自去了這季恬逸因缺少盤纏没處尋寓所住每日裡拏着八个錢買四个吊桶底作兩頓吃晚裡在刻字店一个案板上睡覺這日見了書子知道季葦蕭不來越發慌了又沒有盤纏回安慶去終日吃了餅坐在刻字店里出神那一日早上連餅也没的吃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元色直裰走了進來和他拱一拱手季恬逸拉他在板櫈上坐下那人道先生尊

姓季恬逸道賤姓季那人道這問先生這裡可有選文章的名士麼季恬逸道多的狠衛體善隨岑菴馬純上蘧駝夫匡超人我都認的還有前日同我在這里的季葦蕭這都是大名你要那一個那人道不拘那一位我小弟有二三百銀子要選一部文章煩先生替我尋一位來我同他好合選季恬逸道你先生尊姓貴處也說與我我好去尋人那人道我覆姓諸葛盱眙縣人說起來人也還知道的先生竟去尋一位來便了季恬逸請他坐在那裡自己走上街來心

裡想道這些人雖常來在這裡却是散在各處這一會沒頭沒腦往那裡去捉可惜季葦蕭又不在這裡又想道不必管他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門一路大街走遇着那個就捉了來且混他些東西吃吃再處主意已定一直走到水西門口只見一個人押着一担行李進城他舉眼看時認得是安慶的蕭金鉉他喜出望外道好了上前一把拉着說道金兄你幾時來的蕭金鉉道原來是恬兄你可同葦蕭在一處季恬逸道葦蕭久已到揚州去了我如今在一個地方你

來的恰好如今有一樁大生意作成你你卻不可忘了我蕭金鉉道甚麼大生意季恬逸道你不要管我只同着我走包倪有幾天快活日子過蕭金鉉聽了同他一齊來到狀元境刻字店只見那姓諸葛的正在那裡探頭探腦的望季恬逸高聲道諸葛先生我替倪約了一位大名士來那人走了出來迎進刻字店裡作了揖把蕭金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內三人同到茶館裡叙禮坐下彼此各道姓名那人道小弟覆姓諸葛名佑字天申蕭金鉉道小弟姓蕭名鼎字金鉉季恬逸就把方纔諸葛天申有幾百銀子要選文章的話說了諸葛天申道這選事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因到大邦必要請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附驥尾今得見蕭先生如魚之得水了蕭金鉉道只恐小弟菲材不堪勝任季恬逸道兩位都不必謙彼此久仰今日一見如故諸葛先生且做个東請蕭先生吃个下馬飯把這話細細商議諸葛天申道這話有理客邊只好假館坐坐當下三人會了茶錢一同出來到三山街一个大酒樓上蕭金鉉首席季恬逸

對坐諸葛天申主位堂官上來問菜季恬逸點子一
賣肘子一賣板鴨一賣醉白魚先把魚和板鴨拏來
吃酒留着肘子再做三分銀子湯帶飯上來堂官送
上酒來斟了吃酒季恬逸道先生這件事我們先要
尋一個僻靜些的去處又要寬大些選定了文章好
把刻字匠叫齊在寓處來看看他刻蕭金鉉道要僻
地方只有南門外報恩寺裡好又不吵鬧房子又寬
房錢又不十分貴我們而今吃了飯竟到那里尋寓
所當下吃完幾壺酒堂官拏上肘子句湯句和飯來

季恬逸儘力吃了一飽下樓會賬又走到刻字店托
他看了行李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門那南門熱鬧轟
轟真是車如游龍馬如流水三人擠了半日纔擠了
出來望着報恩寺走了進去季恬逸道我們就在這
門口尋下處罷蕭金鉉道不好還要再向裏面些去
方纔僻靜當下又走了許多路走過老退居到一個
和尚家敲門進去小和尚開了門問做什麼事說是
來尋下處的小和尚引了進去當家的老和尚出來
見頭戴玄色緞僧帽身穿繭紬僧衣手裏拏着數珠

鋪眉蒙眼的走了出來打個問訊請諸位坐下問了姓名地方三人說要尋一個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現任老爺常來做寓的三位施主請自看聽憑揀那一處三人走進裏面看了三間房子又出來同和尚坐着請教每月房錢多少和尚一口價定要三兩一月講了半天一厘也不肯讓諸葛天申已是出二兩四了和尚只是不點頭一會又罵小和尚不掃地明日不浮橋施御史老爺來這裡擺酒看見成什麼模樣蕭金鉉見他可厭向季恬逸說道下處

好是只是買東西這些老和尚呆着臉道在小房住的客若是買辦和厨子是一個人做就住不的了須要厨子是一個人厨下收拾着買辦又是一個人伺候着買東西纔趕的來蕭金鉉笑道將來我們在這裡住豈但買辦厨子是用兩個人還要率一頭禿馱與那買東西的人騎着來往更走的快把那和尚罵的白瞪着眼三人便起身道我們且告辭再來商議罷和尚送出來又走了二里路到一個僧官家敲門僧官迎了出來一臉都是笑請三位廳上坐便煨

出新鮮茶來擺上九個茶盤上好的蜜橙糕核桃酥奉過來與三位吃三位講到租寓處的話僧官笑道這個何妨聽憑三位老爺喜歡那里就請了行李來三人請問房錢僧官說這個何必計較二位老爺來住請也請不至隨便見惠些須香資僧人那里好爭論蕭金鉉見他出語不俗便道在老師父這里打攪每月送銀二金休嫌輕意僧官連忙應承了當下兩位就坐在僧官家季恬逸進城去發行李僧官叫道人打掃房鋪設床鋪桌椅傢伙又換了茶來陪二位談到晚行李發了來僧官告別進去了蕭金鉉叫諸葛天申先秤出二兩銀子來用封袋封了貼了簽子送與僧官僧官又出來謝過三人點起燈來打點夜消諸葛天申稱出錢把銀子托季恬逸出去買酒菜季恬逸出去了一會帶着一個走堂的捧著四壺酒四個碟子來一碟香腸一碟鹽水蝦一碟水雞腿一碟海蜆擺在桌上諸葛天申是鄉里人認不的香腸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好像豬鳥蕭金鉉道你只吃罷了不要問他諸葛天申吃著說道這就是臘肉蕭金

鉉道你又來了臘肉有個皮長在一轉的這是豬肚肉的小腸諸葛天申又不認的海蜆說道這迸脆的是甚麼東西倒好吃再買些迸脆的來吃吃蕭季二位又吃了一回當晚吃完了酒打點各自歇息季恬逸沒有行李蕭金鉉勻出一條褥子來給他在腳頭蓋着睡次日清早僧官走進來說道昨日三位老爺駕到貧僧今日備個腐飯屈二位坐坐就在我們這寺裡各處頑頑三人說了不當僧官邀請到那邊樓底下坐着辦出四大盤來吃早飯吃過同三位出來

閒步說道我們就到三藏禪林裡頑頑罷當下走進三藏禪林頭一進是極高的大殿殿上金字匾額天下第一祖庭一直走過兩間房子又曲曲折折的階級欄杆走上一個樓去只道是沒有地方了僧官又把樓背後開了兩扇門叫三人進去看那知還有一片平地極高的所在四處都望著內中又有參天的大木幾萬竿竹子那風吹的到處颼颼的響中間便是唐玄奘法師的衣鉢塔頑了一會僧官又邀到家裡晚上九個盤子吃酒吃酒中間僧官說道貧僧

到了僧官在還不曾請客後日家裡擺酒唱戲請三位老爺看戲不要出分子三位道我們一定奉賀當夜吃完了酒到第三日僧官家請的客從應天府尹的衙門人到縣衙門的人約有五六十客還未到厨子看茶的老早的來了戲子也發了箱來了僧官正在三人房裡閑談忽見道人走來說師公那人又來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平地風波天女下維摩之室空堂宴集雞羣來皎鶴之翔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分一碗的麵只呷一口湯便拿與轎夫吃其實家裡只呷得一碗鍋巴湯形容商斂子可謂無微不至照揚州樂府云東風二月吹黃埃多子街上飛轎來後云道旁一老翁嘖嘖誇而翁而翁當日好肩背東門擔水西門賣亦是此意

寫惡禿可惡真令人髮指罵小和尚明是自擡身價說買辦卻又欺落三人後又寫一圓融之僧官以觀跌之筆情栩栩欲活

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

需林和史第二十五回

以麻流乞半借麻流

野翁買機術又趨蒼三人後及家一廣

為惡素回惡連令人惡計國心味

麻背東門軒取西門賣亦最

辦來餅三麻美一香

不難對麻樂二江廣

來事以麻牌一麻

八代一麻



